

綱鑑易知錄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八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世宗肅皇帝名厚德。孝宗弟。興獻王祐杭之子。憲宗孫也。武宗崩無嗣。太祖與大臣迎立之。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歲而崩。

王午。世宗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甯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

天意。況迫清甯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上乃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

九月。立妃陳氏爲皇后。萬目之女也。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癸未二年春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萼大略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

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疏。書疏謂宜定號皇考興獻

帝。別立廟祀之。二疏俱中沮。不果上。以聞。下羣臣集議。秋九月。刑部尚書林俊致仕。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二疏俱中沮。不果上。以聞。下羣臣集議。

冬十一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致仕。甲申三年春三月。詔奉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夏五月。前戶

何孟春等
諫去本生
二字
伏而死義
在此舉仰

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鑒卒。○六月以張璁桂萼方獻夫爲翰林院學士。○少傅蔣冕致仕。○以石珤爲文淵閣大學士。○秋七月逮學士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獄。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先是上命內閣始擬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至是上采張璁桂萼議諭大學士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上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何孟春與尙書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上朝罷齋居文華殿。尙書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畱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慤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見六此國朝故事也。脩撰楊慎廷和子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給事中張翀充王元正等遂遮畱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等凡二十有三人。豐熙等凡二十人。謝晉楚等凡十有六人。余翹等凡三十有九人。馬理等凡十有一人。黃待顯等凡三十有六人。余才等凡十有二人。陶滋等凡二十人。相世芳等凡二十有七人。趙儒等凡十有五人。毋德純等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禮部侍郎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

羣臣皆哭聲震廷上大怒遂命逮用一騎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而孟若望八十有二人如之

罪總二百有二十人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脩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詔上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初給事中陳洸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上悅復以洸爲給事中逮繫脩撰楊慎編脩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御史張原等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八月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九月詔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后曰皇伯母

乙酉四年春三月建獻皇帝廟是爲世廟冬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上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進費宏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並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丙戌五年夏六月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起楊一清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並進少保秋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丁亥六年春二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石珤致仕以少保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尋卒夏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宅鑾入閣辦事以新建伯王守仁爲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初

田州土官岑猛反。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_莫討之。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已而猛黨蘇王綬復叛。御史石金誣奏鏌輕信寡謀。安攘無術。上怒落鏌職。命王守仁代之。_圖秋八月。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璁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戊子七年夏五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討廣西叛蠻平之。_圖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禮部尚書霍韜上疏曰。伏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命下之日。臣竊爲守仁計曰。前巡撫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支費若干萬。殺死疲死民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守仁乘此大壞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支銀米數百萬。則平報級亦且曰天下大功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令積首來服。若八寨斷碑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廣西在萬山之中。土惡水迅。氣習凶悍。八寨賊洪武閒所不能平。斷碑峽賊成化初僅得討平。餘孽復熾。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蕩平。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恩田州向化之民。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碑峽梗化之賊。不以爲功。反以爲罪。可乎。守仁擒宸濠。奸臣許泰等欲掩其功。揚言守仁初與賊同謀。又謂宸濠金帛。守仁滿載而去。當時閭臣亦忌守仁之功。不爲辨白。臣謂守仁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効忠之臣。廣西之功不白。無以勸策勳之臣。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鎮臣。遂無所激勸矣。疏奏不報。_圖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追奪謹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諫主謀議。尙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注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醜聲去。禍獨深。俱發原籍爲民。爾禮部揭示承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冬十月。皇后陳氏崩。○閏月。立妃張氏爲皇后。

己丑八年春。一月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卒于南安。後贈侯三月。前大理寺評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其言曰。救荒有一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餉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已死貧民急埋葬。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凶急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糶糧。權興工作以助賑。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秋七月。以少保吏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少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致仕。

庚寅九年秋八月。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卒。冬十月。改號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十二月。桂萼致仕。辛卯十年春正月。帝改張璁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詔三途並用。詔更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以後。

弘治十一年以前例三途並用。務在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夏六月。以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閏月。雷震午門西角樓。張孚敬致仕。入召遣行。秋九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

馬恩勦三
吳山獻白
鴻臚獻獻白

王辰十一年春二月。進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秋七月。彗星見上。見東升。東北行。厯天津。掃太微垣。上同詔羣臣脩省。八月。張孚敬致仕。還召以汪鋐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冬十月。下御史馮恩獄。恩上疏劾張孚敬。汪鋐方獻夫曰。張孚敬之姦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姦也。鋐腹心之姦也。獻夫門庭之姦也。乞斬三姦。以應更新之象。上怒。下恩獄。癸巳十二年春正月。進張孚敬少師。方獻夫致仕。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四月。應天巡撫陳誠獻白兔。○秋九月。以張孚敬攝都察院事。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爲皇后。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莊肅皇后武宗崩夏四月。張孚敬罷。召費宏入閣。○秋九月。汪鋐罷。

內申十五年秋九月。進李時少師謹身殿大學士。冬十一月。少師費宏卒。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亦○通夷夏之官者曰譯字諸生嵩至卽受貨賄已而苞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

不得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脩。勿得疏辨。苟恤。益為恭謹以媚上。

進季時華蓋

殿大學士。以少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

丁酉。十六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靈廟請獻

靈廟請獻

靈廟復解

靈廟復解

戊戌十七年秋八月。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九月。追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智宗。初。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於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甯。上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文皇帝爲成祖。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天下。冬十一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李時卒。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景雲見

景雲見

己亥十八年春正月。立皇次子爲皇太子。○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景雲見。夏

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上御朝。受羣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詔諥承天府。今安

見上卷。視顯陵。陵也。車駕發京師。三月。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湖

廣黃州府人。少爲縣掾。硯喜神仙方術。嘉靖初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致一真人邵元節賞幸會宮中

黑眚生。上見。嘗妖氣也。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已。試宮中稍能絕妖。上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至衛輝。今河南衛

方士陶典真
一名仲文
邵元節真人

府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上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敕行在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自乘輿止。曰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於官。夏四月。車駕至承天府。上至承天。居卿同慶雲宮。辛巳。詣純德山。顯陵降輦。速上。稽首。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閱陵畢。詔告天下。壬辰。車駕發承天。五月。帝還京。以翟鑾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庚子十九年春。一月。京城黃霧四塞。秋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冬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十一月。進陶仲文爲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辛丑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時久晴。陽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吹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御史葉經劾嚴嵩罪。赦弗治。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袖謀襲之。遭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逼羅去聲。趣也。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煊與嫡孫懷僖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爲覆允。永壽莊懷王妃遣人擊登聞鼓。登聞院照錄奏訴。於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敕正。嵩急歸誠於上。上憫之。乃曰。表袖惟煊聽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心任事。勿以介意。秋八月。昭聖皇后崩。

追贈仲文
爲忠孝秉一真人
嘉靖
九廟災

登聞院照錄
以道傳人

宮御獄

自隨翊空
下屬怡獄

義經

王寅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進翟鑾少傳謹身殿大學士。○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更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汙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禪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其子世醫同惡相濟。關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上優詔慰留之。癸卯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伏誅。○宮婢楊金英等謀弑帝伏誅。○上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遇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夏四月下給事中周怡獄。○嚴嵩既入內閣。始竊弄威權。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於是副封謂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執政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不奏。苟。幅輒其戶外。大學士翟鑾位望先嵩而勢實不競。遂至不相能。不相善也。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怡獄已而鑾以二子倖第削籍去。○秋九月殺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初經劾嚴嵩受表袖惟憚賂。嵩銜恨也。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爲文淵閣大學士。○冬十月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并力。之。遂加仲文爲少師。其少傳少保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乙巳二十四年春三月以嚴世蕃爲尚寶司少卿。○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冬十一月許讚削籍去。

南仲文雖
三孤

十一月復召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上徵聞其橫。厭之。於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嵩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爲尚寶司少卿。通賂遺去。且代輸戶轉納錢穀。多所賄。宣削。前漢董仲舒傳。民日踐月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

丁未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尙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尙寶司事。世蕃納賂日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上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橫。冬十一月皇后方氏崩。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嚴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已。先是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撫旨今陳狀炳諱言請死有所避而解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先上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疑言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啓言。雷同曲禮毋雷同注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於是吏部尙書費采左都御史

屠僑皆謂言誤國。上乃命總騎見上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俾以尙書致仕。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嚴嵩復令仇讐計之。刑部侍郎詹淵等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棗西市。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言實當八議。見二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責戊辰等阿附言。值居庸關名在直隸。嵩復以開餉力持竟坐。

與銑交通律聚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十一月諭給事中屬汝進爲典史。汝進劾嚴嵩及其子世蕃

奸惡謫爲典史尋以大計削籍。

編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入閣_哈辦事。三月皇太子薨_{莊敬}。冬十月以夏邦謨爲吏部尚書。

編庚戌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爲宣大總兵。以重賂嚴嵩得之。秋八月俺答薄都城謫司業趙貞吉于嶺南。**編**俺答入犯宣府由薊州_{順順}入古北口_在轉掠懷柔順義_{二縣俱屬}順天府_{順順}遂逼通州_{順順}復自北河東渡直薄也京師令人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慢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於西苑曰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上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上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督戰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故與貞吉有隙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大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論諸營將諸將皆感奮仇鸞統大同軍入援肆掠畿甸有詔勿問俺答大掠金帛子女而還鸞率諸鎮兵尾之俺答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_{今順天府}猝與驍兵遇縱騎蹂躪_{各○踰}幾獲鸞遂循古北口故道出塞論功進鸞太保嵩論貞吉狂誕謫戍嶺南_編殺兵部尚書丁汝寧_編初俺答薄都城嚴嵩授汝寧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寧詔收之。

卷之三

三

關氏
廷沙
陳子

高恐露前書。治台。上聲。○誰也。曰。毋慮。吾爲若地。汝莫信之。弗自白。論死。臨刑。大呼曰。賊請誤我。遂棄市。是冬十一月。以易州。保定府昌平州通州。俱屬順天府。爲三輔。置經略大臣。

編辛亥三十年春正月秋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答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爲不可鍊在衆中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尙書夏邦謨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不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

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愾歸。必大捷。時嚴嵩數明廢格閣邊檄。吸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

報。鍊乃抗疏言。嚴嵩受國重任。貪婪。虛含反。○恐歸。不聞諳諭。鄒方略。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爲全家保妻子。

九經云經
十大罪

計以朝廷之賞罰爲已出。故人皆計當愛惜。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誠諫大臣廷杖之。謫田去。去今直諫保安州。三月太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初刑部郎中徐學詩。

史記

以劾高父子被斥。至是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上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謫貶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爲狄道縣典史。記仇讐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譯見上書

兵宜其易之。密疏詆繼盛阻撓邊計。上意遂中變。詔逮繼盛下錦衣衛獄。貶狄道縣同陝西典史。編夏四月。閉

大同縣志

編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一月罷馬市。○三月以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階爲東閣

大學士。秋七月，俺答寇薊州，仇讐伏誅。俺答寇薊州時，仇讐患疽，請與疾督戰。詔兵部尙書趙錦收繫大將軍印綬，以總兵官陳時代之。讐聞命大悲而死。徐階因奏讐通敵誤國，詔罰棺戮屍，全家斬於市，沒其資產。

冬十月，謫御史王宗茂爲平陽縣丞。宗茂疏論嚴嵩貳國大罪八，上謂其狂率，遂謫。

癸丑三十一年春正月日食。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嚴嵩以應天變。上怒，命逮錦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坐絞繫獄。初，仇讐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貶所月餘遷主事，隨遷兵部武選司員外至是。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則絕俺答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其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高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陵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報，先面稟而後敢起奏。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

王崇商論
嚴嵩大罪
嘉靖時以應
天變

嘉靖時以應
天變

成祖宗之
成法大權君上之
治功君上之
治功君子之
治政冒朝廷之
軍功
引悖逆之
奸臣萬國家之
軍機

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卽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矯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名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之義。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効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卽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矯。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置其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征蠻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鵠皆世蕃蒙官餉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讐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讐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讐。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讐。而受賄引用讐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僉荅犯內深入。兵法懼其情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僉荅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効嵩世蕃革任爲

萬曆時之
大柄

失天下之
人心

壞天下之
風俗

蠶五奸

納言嵩之
黨大

爪牙嵩之
風葛

民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陳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一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陛下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劉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固譖。尚巧猾者以爲通材。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功。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閒諜。謀○今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成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即副封見上第五送嵩世蕃先聞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衛見上卷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廠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乞嵩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初選時。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

耳目嵩之
數錄

小臣工嵩之

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欽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竇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上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總盛曰。盡忠在已。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纏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繫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律。故云。豈可諱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三月。以嚴世蕃爲工部左侍郎。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倭寇浙江。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如浙江。倭賊犯浙江。文華請禱海神以殺賊。遂退如浙陵。轡蹕也。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鄆景和。安平伯方求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禮右侍郎郭村。吳山並直西門撰。文。景和以不諳立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立脩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東漢馬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上怒曰。景和故出不詳語。當擬怨訟律。乃革爵安置崑山。

乙卯。二十四年春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繼盛自謫所累遷至武選司員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鷹困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鷹也。公何以報爲。繼盛不聽。密具疏。